

长江从此少了一位救援者

原创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



俞关荣

本文约3957字

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

作者 | 尹海月 龚阿媛

编辑 | 从玉华

俞关荣大半辈子在救人。

2010年，他创建武汉市长江救援志愿队，带领这个队伍挽救了700多个人的生命。他说，“我不可能看到一条生命在我面前消失。”

他熟悉长江，他知道哪里的堤岸坡度超过30度，哪里的青苔最厚最滑，哪里的台阶下面被江水掏空。他把黄鹤楼码头回流50米的“三角区”，称为武汉水域最危险的地方，2014年，他和同伴在这里救了24条生命。

他曾描述，年轻的他第一次救人时，“那个人按着你的肩膀往水下按”，那种恐怖的眼神他怎么也忘不掉，那是一种“求生的本能”。

他可以在水下憋3分20秒。可2月6日上午9时30分，他没有憋过那口气。71岁的俞关荣因患肺炎去世，死前未被确诊为新冠肺炎。

在生命最后的日子，他给朋友留言：“一个多余的字，一个多余的动作都能让人喘个不停”。

妻子王天蓉说：“他救了一辈子人，最后自己需要人救的时候，连亲人都没有办法。”

1

生病前几天，俞关荣去成都参加救援培训。临走前，他跟队员郝振海说，有关救援队的后续发展，自己有很多想法，回来再跟大家交流。没想到，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。

在圈子里，大个子俞关荣是有名的健美先生，他跑马拉松，横渡长江，家里的哑铃太太提都提不起来，不打麻将不喝酒，没有一根白发，大家说他“最少得活到90岁”。

起初，没有人将他与新冠肺炎联系起来。

妻子王天蓉记得1月11日那天，俞关荣出去跟老同学聚会，玩了一整天，晚上回家后说有点冷，“一会就开始流鼻涕”。她给不怎么吃药的丈夫吃了两天感冒药，“多喝点开水”。

1月13日，星期一他就去上班了。

1月16日，王天蓉发现，俞关荣不仅感冒没有好转，咳嗽了，还有点喘，身上关节也有点疼，“像是没精打采”。一量体温，发烧到38.4摄氏度。

1月17日一早，他们去协和医院，挂了普通门诊，还拍了片子，医生告诉他们，俞关荣的肺部有感染，要打针，“连着3天，打3支头孢”。

然而，打针后，俞关荣的身体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。王天蓉后来后悔不已，当时，她让丈夫找医生换成进口药打，但俞关荣不肯，说“买点维C银翘片，煮点红糖水在家里喝”。

“当时我们在协和看病，提都没提，什么发热门诊，什么新冠状肺炎，根本都没有往上面想。”王天蓉说。

俞关荣生病的这几日，也是武汉疫情通报的空白期。1月12日至1月17日，武汉卫健委称，无新增病例。1月19日，武汉通报一夜新增136名患者，不过新闻说：传染性不强，疫情可防可控。

直到1月22日，王天蓉发现丈夫的病情开始加重，高烧到39摄氏度，去协和医院再次看病时，丈夫坐在板凳上，头倚墙，“咂着嘴巴喘气”。但这次，医生让她马上到发热门诊看病。

医生让俞关荣去打两天针。23日，武汉市封城，市内没有地铁与公交车，她只好和俞关荣骑共享单车去看病。王天蓉看见喘气的老伴将单车骑得左右摇摆，像扭麻花一样。

第二天是除夕，女儿送他们到红十字会医院。王天蓉说，医院人挨人，连坐的位置都很难找。他烧到39.8摄氏度，不想讲话，坐在一个不会吹到风的地方，头靠着墙。那天下中雨，王天蓉打着伞站到外面，队伍很长，半天动一个，跟前面人贴着，人都急死了。上午10点多钟去的，打完针到凌晨4点多钟才回家。

王天蓉说，自己怀疑老伴可能就是在那段时间感染的。1月26日，她陪着俞关荣去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拍CT，医生告诉他们，俞关荣“双肺感染很严重”，当时，俞关荣已没有了上楼梯的力气。郝振海给他打电话时，俞关荣直言“太难受了”，每两分钟就要喝一口水，将口腔里的黏痰压下去，“否则呼吸不畅通”。

27日，他已经不能自己穿袜子和裤子，喘得厉害，平时5分钟的路，走了半个小时，“脚都抬不上车了”。

王天蓉曾多次向医院、社区求助，希望能将俞关荣安排住院，都没有结果。1月29日，在朋友帮助下，俞关荣终于住进武汉市第六医院，王天蓉松了口气，说“心里的铁坨掉地上了”，她跑了3条街给老伴买了面吃，但没想到，那是自己见他的最后一面。

2

2月6日，俞关荣去世的消息很快在救援圈传开。得知消息，64岁的张建民哭了一上午。

张建民是长江救援队的第二任队长。他说，老俞从不发脾气，讲义气，总是笑眯眯的，“大家都很喜欢他”。

2010年，俞关荣在网上召集大家成立一支救援队，“相互传授一些救人经验。”张建民回忆，当时有100多人加入了救援队，俞关荣以全票当选队长。

据武汉市水上公安局统计，2010年以前，武汉市平均每年都会发生100多起溺亡事故。2010年到2013年，这个数字下降到每年60起左右，2014年，溺亡事故减少到了20多起。

张建民说，以前大家都是凭借一腔热情救人，“没有掌握科学的救援方法”。

俞关荣想找到一套救援体系。54岁的郝振海是长江救援队培训部的负责人。俞关荣带他一起去北京参加应急救援课程，去红十字会做志愿者，学习急救知识，“我们学完后，再去教别人”。

俞关荣说：“一个救援队单在长江里救人还是不全面，应该把培训搞上去，两条腿一起走。”培训的第一节课就是心肺复苏。

心肺复苏一直是他心里最深处的“疙瘩”。

2005年，俞关荣的儿子在上班时搬电扇，意外触电身亡，死时只有23岁。“这件事对他的打击非常大。”王天蓉记得，俞关荣呆呆坐在沙发上，3天不吃不喝，任由眼泪和鼻涕流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坐公交车时哭，下雨时哭，半夜时哭，他总想，如果有人给心脏骤停的儿子做心肺复苏，儿子可能就不会死了。

他一个人去登珠峰，他说，那里的山离天最近，爬到顶峰，就能跟儿子离得更近一些。

在珠峰大本营，俞关荣发现优秀的登山者都提前做好了各种应急预案，他们看起来最不怕死，其实他们最尊重生命，他们会用一切办法“活下去”。

“登山改变了他。”王天蓉说。他感觉“还有很多事要做。”

长江救援队的队友成了俞关荣的第一批学生。

队员们救过人，也眼睁睁看过生命在自己手中离去。2002年，他们救过1个溺水的大学生，捞上岸后，郝振海眼看着学生的脸色从青到黑，十几分钟后，他的鼻子、嘴巴开始流血，等急救医生赶到，一摸颈动脉，已没有生命迹象。医生问他，给做心肺复苏了吗？

“不会做，不敢做！”郝振海说，那时他只会拨打120。

后来，大家开始培训急救课程。郝振海培训很紧张，生怕讲错，俞关荣鼓励他，你只管讲，讲错了我给你纠正，你要是不讲，永远也上不了台。后来，郝振海每年都讲个几百场，“徒弟教徒弟。”

他们不再只是湿着脚在江边了，他们去学校进社区，教居民如何防火防触电，教老人如何预防心血管疾病，应对出血与烫伤。

在俞关荣看来，每挽救一个生命，都是在挽救一个家庭。他的目标是“让城市因溺水而死亡的家庭悲剧减到最少”。

俞关荣还倡导器材优先的救援理念。他说，贸然下水救人很容易遭遇危险，他提倡救人时要学会用竹竿、救生圈、抛绳包等器材，紧急时，一个塑料水壶、一块泡沫、一只排球，甚至一根手指粗的树枝都能发挥作用。

在他看来，只有保护好自己的生命，才能救人。仅2014年一年，他自己就救过52个落水者。

2014年5月起，长江救援队推出值守制度，在8个值守点，定时定点值守。如今，两江四岸有20个常规值守点。
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曾评价长江救援队，超越了个人英雄主义，把个人救助深化为具有现代感的组织化行为。

俞关荣还将目光投向了国外。2012年，周汉明接到世界泳联邀请，去白令海峡参加接力赛。周汉明起初不想去，俞关荣劝他，比赛中，国外的游泳者会采取一些应急的救援措施，“你跟他们接触，就能看得到，学得到。”

“他走早了，他如果还有10年……”周汉明说。

4

俞关荣住院后，两位老人都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的9天。直到俞关荣死去，王天蓉也没能见他一眼。她只能在电话里听着老伴的声音越来越微弱。

住院第3天，俞关荣给老伴打电话，口气很艰难，他说，我离不开呼吸机，又站不起来，手也没劲，因为医护太忙，我的尿盆和便盆她们都来不及倒，你能不能进来帮帮我？

“我一听他说话的口气，我都急死了。骑着车子就往医院赶。”但护士不让家属进入病房，她只能买两个脸盆，递进去，让老伴代替便盆使用。

俞关荣死后，王天蓉发现，递进去的脸盆和毛巾都干净如新，连抽纸巾都没动过。

这让王天蓉感到痛苦，他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。每天要洗头、洗澡，上班前，还要用水将头发打顺再走。吃水果，洗干净后还要放到盐水里浸泡。

临走前两天，他电话里说，快去给他买成人纸尿裤。70岁的王天蓉哭着去超市找纸尿裤。她说，没用过这个东西，不知道长什么样。她提着纸尿裤，央求护士让自己进病房，再次被拒绝。

说到这些，她不停地哭起来，在电话里对记者说：“我觉得他心理上受的煎熬，比那个病可能还要难受。”

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王天蓉也不知道，丈夫是否真的死于新冠肺炎。她曾电话叮嘱俞关荣，让他请医院做核酸检测，俞关荣说，医生告诉他不需要做，肯定是。

2月4日，俞关荣电话交代遗愿，声音很慢很弱，老伴都不太听得清楚。他叮嘱王天蓉，要好好保重自己，自己临走也不要抢救，不要切喉管切气管，把骨灰洒在龙王庙外的江水里。

那里位于汉江与长江交汇处，生前，他常常在这里游泳，也在这里挽救了很多生命。

王天蓉说，俞关荣喜欢唱歌、唱戏，京剧、越剧、黄梅戏，他都会唱。他还会跳舞，会拉手风琴、二胡。

郝振海说，“只要哪里有灾难，他扛着包就走。”2015年，“东方之星”沉没，俞关荣一大早联系队员，赶去救人。2016年，湖北多地暴发洪水，俞关荣开着私家车，带着冲锋舟，帮忙去转移灾民。郝振海至今记得，他两脚站在水中，背着灾民上岸的场面。

“他这一生挽救了很多生命。”周汉明说，但老俞总说救人是一件“很正常的事情”。

俞关荣的微博名为“大礲”。有朋友曾问他网名的来由，他解释，“礲”是柱子底下石墩和垫脚石，寓意为中流砥柱，坚固、四平八稳。
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出品

微信编辑 | 陈轶男



觉得好看请点这里 